

從婦女、女性、女人到陰性書寫： 中國女性主義的發展

彭 小 妍*

書 名：*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作 者：Tani E. Barlow

出版時地：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頁 次：536

本書的作者白露討論現代中國女性主義的發展歷史過程中，有關婦女、女性、女人等新語彙形成的背景、意涵的變遷和理論上的意義。全書的中心概念是「歷史上錯置的詞彙」(historical catachresis)，讀者首先必須理解這個概念的來龍去脈，才可能順利進入本書的思路。

作者不用目前流行的 neologism 一詞來說明新語彙，而用 catachresis 一詞，主要是取後者在理論上豐富的意義。所謂 catachresis，原意是：被誤用的一個詞彙；無論就理論層次或哲學層次而言，這類新詞彙所指射的參照值 (referent) 都是混沌未明的。這也就是理論家 Spivak 所說的「欠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缺具體參照值的概念或隱喻」(a concept-metaphor without an adequate referent)。本書作者認為，如果將此概念進一步發展為 historical catachresis 的概念，把這類浮泛、描述性的詞彙放在歷史發展脈絡中來分析，就可將其欠缺和不足轉化為正面的價值，使這類詞彙成為累積和展示社會經驗的溫床。這類詞彙的意涵是駁雜而不穩定的，充滿歷史學家所說的隨機性 (contingency)，往往受到政治力和知識界的干預及影響。這類詞彙反映出生活經驗的高度理念化，可用來詮釋我們的日常生活，具有合理化我們的活動並為其定調的強大力量。

在探討中國女性主義的歷史發展時，作者首先追溯傳統中國的「婦女」一詞的意涵。她試圖正本清源，從宋代仕紳階級的婦女地位與家庭經濟的關連，談到明清時期江南地區仕紳階級的閨秀文化、纏足及婦女的隔絕，以及才妓文化的興起。到清朝，婦女失去財產的法律權力，婦女的隔絕更形嚴厲。仕紳階級的婦女出版大量的閨秀詩集，以自身的詩文修養來與才妓文化相抗衡，不但譴責娼妓並規範自己的丈夫。清朝儒學復興的同時，也引起有關婦女問題的討論，為期一個世紀之久。作者分析陳宏謀的《五種遺規》中的〈教女遺規〉，指出在儒家的禮教規範中，婦女的定義是身為人女、人婦、人母；婦女成為「家」的一種象徵性意符。這正說明了作者開宗明義所闡釋的「歷史上錯置的詞彙」概念。有關中國傳統禮教的討論，作者倚賴的是前人的研究。花了這麼多篇幅來重述前人所見，固然似乎沒有必要，但對作者理論體系的建立而言，是奠定基礎的工作，無可厚非。

「女性」這個辭彙進入現代中國的討論，是作者發揮專長的領域。作者認為，現代中國許多新詞彙是殖民現代性 (colonial modernity) 的產物。由於 19 世紀以來殖民主義的全球化，現代性的知識傳播到各殖民大都會，而當時殖民的主體不一定是海軍或國家。例如自由貿易商、企業仲介、跨國媒體資本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鴉片商和傳教士等，遍跡全球，所到之處均帶來散播殖民思想的理論和科技。本書的目的，就是在探討現代化的知識，如何透過殖民傳播的途徑來到中國，成為中產階級的生活規範。而這些現代化的知識，例如進化論、優生學等，經常

都是透過女性等辭彙來包裹流傳的。到二、三〇年代「女性」這個詞彙的出現，顯示出女子作為一個「有性之人」(sexed being) 開始受到重視。有關女性的「性擇」(natural selection) 和優生、進化的關聯，成為當時女性論述的中心論點。然而，作者指出，當時流傳於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間的優生學和進化論，事實上是通俗化的理論，例如高銛的〈性擇〉與〈戀愛獨立〉兩篇文章，反映出通俗化的科學對社會產生的莫大影響力。這個說法是正確的，當時這一類的通俗理論家多如汗牛充棟。作者聲稱此時期的婦女論述為「中國進步女性主義」(progressive Chinese feminism)，應是由於此時期的女性主義，是篤信科學和現代化的進步思想的。

令人好奇的是，以本書史料之龐雜豐富，在討論相關議題時，竟遺漏了幾位相關理論的大家。例如，潘光旦的優生學著作可以用來比較「專家」與「通俗理論家」之間的區別，可以進一步理解學科史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s) 的發展與通俗理論之間的複雜關係。潘的〈馮小青考〉對女同性戀的分析，堪稱經典。當時的女性文學亦不乏女同性戀的主題，例如郁達夫的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盧隱的短篇小說等。如果本書作者對潘光旦的學說下點工夫，也許對當時的性別觀會有更複雜的看法。嚴復的《天演論》事實上也是通俗化的進化論，本書並未花篇幅討論，僅在結論中一筆帶過。嚴復 1913 年的〈進化天演〉特別提出「男女夫婦之進化階級；女子在社會之地位；女權；女子教育」。有關女子地位與國家進化程度、國種命脈之說，此文中昭然若揭。此外，作者雖然意識到，對女性性象 (sexuality) 的關注在此時期已蔚為風氣，並指出丁玲、李小江與戴錦華在這方面的看法有前例可循，卻未深入 1920 年代這方面的議題，遺漏了張競生在性學上頗具代表性的性學理論和性烏托邦思想。張競生的例子也能充分說明在殖民現代性中，學科史與通俗科學的互動關係。當然，本書的主旨是中國女性主義的發展，有關學科史與通俗科學的討論，應是另一本書才能涵蓋的題材。這也說明了本書作者駁雜的理論觸角和敏銳的觀察，雖然可能因篇幅或主題等關係，未能窮盡某些線索，但是對不同領域的學者而言，卻可能有所啓示。

本書有關丁玲的討論，充分顯示出歷史學者擷取文學題材的優勢。西方學術研究跨領域的傳統深厚，這也是西方學術理論層出不窮，不斷創新的原因之一，值得借鏡。丁玲的文學和個人史是一個絕佳的例子，說明二、三〇年代崛起的性解放「新女性」，直到延安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馬克斯革命女性，在面對男性沙文主義和黨國社會所定調的婦女形象之間，女性個人主體的覺醒和分裂。事實上從傳統中國到毛時期，中國女性的形象、甚至意識，完全是男性界定、要求、期盼下的產物。丁玲世代的女性知識分子開始有為自己發聲的機會，但是仍然處於男性所設計的框架下，難以擺脫被操控的命運。

李小江是八〇年代女性主義的健將，戴錦華認為她是當代中國女性學的創始人。本書作者把李的立場定義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下的「市場女性主義」(market feminism)。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成為主流意識。李小江一方面批判毛的革命現代性的集體主義思維剝奪了女人的身體，一方面認為經濟改革才能改善女人的地位。她主張女人應積極從事並享受消費，從中建立女性的商品化主體 (a commodified subjectivity)。後毛時期的思想家如李澤厚、劉再復，紛紛批判毛思想對群眾主體的推崇，破壞了個人的主體性。李小江支持這種論述，但認為男性思想家忽略了女性的主體性因性別而受到更多的壓迫；毛強迫婦女解放，是違反了自然之道。在毛的婦女論述中，最大的問題是把婦女看成完全和男性一樣。李認為男女的體質差異是不爭的事實，女人的經血、生育能力，是女人之所以為女人的特質。她提出「女人」的概念，認為所有的女人無論國籍、膚色、種族、職業或年齡，都共享一個相同的進化史：由母系社會到被奴隸化，繼而得到自由。各地區縱使有細節上的差異，無關宏旨；任何地區的女性向前邁進了一步，就是所有女人的進步。

作者指出，在李小江的理論中，女人的自然命運就是保證人類的生物性延續。李的著作《性溝》把女人看成純粹是性的主體 (sexual subject)，因為她認為女人的身體（也就是生育能力）是歷史進步的動力。她把歷史的目的論化約到性象、性慾和有性生殖的基本面。本書作者認為，李的理論不但指出馬克斯人文主義的缺點，同時也反映了知識

界在後毛時期亟欲挽回自然的強大趨勢。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整體分析，可以看出李小江的女人本質理論，基本上和她的「市場女性主義」是相互矛盾的，本書作者並未深究，藉此來發揮她一向擅長批判的功力。如果說女性必須透過消費才能完成她的主體，如此形成的主體是消費文化的產物，是改革開放後，被國家主導的商業文化洗腦、左右的，基本上是一種必須後天學習的文化特質。李所主張的先天的女人特質，固然是批判毛時期的集體主義泯滅了女人的主體，但是她所主張的「商品化主體」，難道不是另一種集體主義的借屍還魂？如果想從商業消費行為上來建立女性的主體，無乃緣木求魚。也許李的理論並不如白露想像的那麼體系分明，而是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的。或許我們應該說，女人生而為女人，是不可爭的生理事實；但是如何成為一個女性，卻是文化建構的。所謂文化，就是集體的意識和生活方式，不但制約女性的形象，也制約男性的形象；男性和女性都是社會文化期許下的產物。在女人的生理機制和集體的文化機制之間的協調折衝的夾縫中，也許主體可以浮現，也許永遠埋沒。但這個主體，不可避免的，往往是分裂、矛盾的。

本書以戴錦華作為 1990 年代女性主義者的代表。在九〇年代，戴和同時期的知識分子一樣，開始質疑中國政府的全球化政策，並努力嘗試提出新自由主義的另類理論。戴的文化批評主要是針對後社會主義的發展，以及政府主導的消費文化。規劃性的消費行為，例如廣告、假期購物、國內旅遊，以及國民休閒文化等等，導致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產生，重構了九〇年代的物質文化和意識形態。白露認為，戴錦華固然同意李小江的看法，認為文化大革命將兩性平等的概念化約為「女人男性化」，抹煞了兩性的基本差異，但兩者的女性主義比較起來，有三方面主要的區別：（一）李的市場女性主義，基本上是結合了國家主導的消費文化及家庭想像，戴的馬克斯女性主義則是反資本主義的烏托邦式抵抗；（二）李相信改革發展的意識形態，只要這種意識形態照顧到女人的需求，但戴則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多所保留，這種經濟模式將購買慾女性化，更是戴所批判的粗俗、大眾化的商業消費文化；（三）李支持普遍

理性下分裂主體的概念，戴則創造了一種對抗的文化批判，認為女性的真相應該永遠是一個持續探討的議題，女性和理性的關係是可疑的。

其次，白露把戴錦華的理論放在全球女性主義的橫向脈絡中來觀察，稱之為拉岡式女性主義或心理學女性主義。這是 1990 年代以來，典型的國際女性主義視野，白露花了冗長篇幅解析這個學派的理論來源。拉岡心理學主要以性慾衝動的隱喻來理解社會關係，認為性慾是維繫社會生活及人際關係的動力。白露認為《浮出歷史地表》中，女性性象在戴錦華和孟悅理論中佔據首要地位，由此引申出所謂中國女性書寫 (*écriture féminine chinoise*) 的綱領，在這樣的書寫中，女性得以在男性性慾書寫的主流中浮出歷史地表。根據拉岡心理學，在男性中心的象徵秩序 (*symbolic order*) 中，也就是男性語言體系中，女性只有兩種選擇：或是透過與男性的關係來自我定位，或是接受自己只是男性慾望的反射。其次，由於性慾在推動人成為主體（或不能成為主體）時，過程微妙複雜，因此人總是處於一種未完成或不穩定的狀態。

此外，拉岡女性主義理論認為男性主導的語言特徵，是一對一或符合陽具經濟學的 (*phallic economy of language or phallogocentrism*)，也就是說一個意符 (*signifier*) 只能有一個意旨 (*signified*)。相對之下，女性的特質則外在於語言 (*extralinguistic*)，因為在陽具經濟學語言體系中，沒有純粹女性的位置。此派女性主義認為，在男性語言體系之外，存在著一種女性獨有的性愉悅 (*jouissance*)，這種性愉悅在本質上是非單一性的、非陽具的 (*not unitary or penislike*)，所以是男性所不能擁有的。因此女性的存在，挑戰了男性同一的語言，使其失衡、失去力量。這種思維模式是後解構主義式的，亦可稱之為後解構女性主義。但如同白露所指出的，最令人不安的是，這種拉岡心理學女性主義的思維，完全排除了女性作為主體的可能。根據這種思維模式，女性沒有伸張自己主體的能力，完全是被動的，是在男性參數範圍內被定義的。

在我看來，可能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 *écriture féminie* 所涵蓋的理論意義，我們才可能對戴錦華和孟悅所提出的中國女性書寫有進一步的認識。所謂女性書寫理論的提出，應追溯到兩篇法國女性主義的經典

作品：西克蘇 (Hélène Cixous) 的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1975) 及伊莉佳蕾 (Luce Irigaray) 的名作 *The Sex Which is Not One*。她們之所以提出女性書寫理論，原因是不滿拉岡理論主張女性完全依賴男性、不可能有主體性的說法。西克蘇認為，女性和男性一樣，可以進入象徵秩序中，也就是可以進入語言體系，但卻是透過不同的路徑；而且兩性在這個象徵秩序中的主體位置 (subject position) 是截然不同的。

西克蘇理解到拉岡理論把這個象徵秩序的中心命名為陽具 (phallus)，也就是強調這種父系語言的陽具中心體系 (phallogocentric system)。這就是 phallogocentric 一詞的來源。德里達認為語言結構比較依賴口語 (spoken words)，而不依賴書面語 (written words)，因為書面語後於口語，而且絕大多數的社會都沒有發展出書面語。由這種思維，他創造了 logocentrism 一詞，來描述西方文化的大要。西克蘇和伊莉佳蕾則把拉岡和德里達所造的兩個詞結合起來，創造了 phallogocentrism 一詞，藉此說明西方文化的基礎主要是一連串二元對立的思維結構：男／女、秩序／渾沌、語言／沈默、存在／缺席、口語／書寫、光明／黑暗、善良／罪惡等等。在這樣的二元對立中，斜線前者總是優於後者。根據拉岡的心理分析典範，一個孩子必須脫離母親的身體 (代表真實層，即 the real)，才能進入象徵秩序，掌握語言能力。這種說法必須對照佛洛伊德的女伊地帕斯情結 (female Oedipus complex) 理論。佛洛伊德認為女孩的一生必須經歷許多轉折 —— 從陰核快感到陰道快感，從對女體到對男體的迷戀，從性主動到性被動 —— 才能成長為「正常的成人」(a normal adult)。對西克蘇而言，這樣的「成年」(adulthood)，也就是成為一個語言主體 (linguistic subject)，代表的是進入象徵秩序或採取主體位置，但這樣的成年或語言主體只有一種意義：被動的、陰道的、雙性的、生育的。這種性象，基本上並非真正的女性性象，而是男性中心的：女性的性快感來自於被動地任由陽具填補缺憾。因此，西克蘇的結論是，在陽具口語中心體系中，根本沒有真正的女性性象，因為如此一來，女性的性象是由陽具的存在來定義的，而不是由女性身體內在的特質或女性的性愉悅來定義。

在拉岡的象徵秩序中，以和陽具的距離為準則，男性和女性分別佔

據不同的位置。男性因為比較接近陽具，容易誤認自己擁有陽具，女性則遠離中心。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者則認為，正由於女性比較接近象徵秩序的邊緣，因此和男性的固定位置大異其趣。和男性固定、一成不變的意義比較起來，她們更為接近想像和幻想的範疇。由於女性比較不受象徵秩序的束縛，女性的語言是流動的、比較不穩定的。西克蘇認為，女人要寫自己，就必須堅持女性中心的性象。只有女性可以從事女性書寫，因為所謂女性書寫必須透過身體來書寫，但是男性則可以透過特殊設計的位置從事女性書寫（她所列舉的都是男性作家，例如 Jean Genet 及 James Joyce）。對西克蘇而言，女性書寫只有在寫詩時才可能。寫實主義小說稟信「再現」現實的理念，所使用的語言是穩定的、一對一固定意義的，其目的是指涉現實世界的參照值，而不是暴露語言的本質。相對的，詩較接近下意識和被壓抑的情緒，因此也比較接近女性的身體和性象。就這個角度而言，女性書寫是一種斷裂或蛻變，也就是在陽具口語中心體系徹底崩盤時，使其體系的本質暴露，不再被視為「真理」或是至高無上的秩序。這也就是解構了男性主導的理性秩序。

女性的情慾有何特質呢？首先，佛洛伊德認為男性、女性天生都是有雙性傾向的 (bisexual)，但是伊地帕斯情結和文化的規範，把男孩和女孩導向絕對異性的發展 (heterosexuality)，使得女性永遠是受壓抑的一方。西克蘇所主張的雙性，目的是打破佛氏所主張的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結構，一旦打消自我／他者的對立，男性口語中心所堅持的所有二元架構將完全崩解，西方文化所建構的女性性象也將徹底推翻。她用 Medusa 的神話來說明她的論點：頭上長滿小蛇的女人，男人接觸到她的眼神便會化為石頭。對佛氏而言，Medusa 代表閹割的恐懼，是因為她頭上的陽具太多了。但西克蘇則要說明，女性性象完全和陽具無關。女性要讓男性理解她們真正的性愉悅和身體，只有以非寫實呈現的語言 (non-representational form) 來寫作。她結合 sex 和 text 兩個字，把女性書寫稱為 sext。同時又引用佛氏對歇斯底里症的看法，主張女性寫作和歇斯底里症的共通點，就是下意識與身體作為寫作模式的直接聯繫。

其次，男性性象圍繞著陽具的單一的性愉悅，其特徵是維繫於視覺的

(visual)。由於視覺必須有距離，所以加強了自我與他者的隔絕。女性性象的特徵則是以觸覺 (touch) 為主，整個身體都可以是性愉悅 (la jouissance) 的來源。觸覺是必須近距離接觸的，所以自我與他者密切融合，甚至沒有自我與他者、主體與客體的區分，因此打消了二元的對立。La jouissance 是拉岡所使用的字眼，伊莉佳蕾沿用這個字，但主張女性應發掘自己身體的感覺，書寫自己的身體，尤其是書寫根植於身體的性象，學習如何去描寫自己的性愉悅。當女性書寫自己的身體時，語言的結構就跟著改變，等於是創造了一種新的意符體系 (signifying system)，比起陽具口語中心的語言，是更為遊戲性的，更為流動的。英國作家維琪妮亞·渥爾芙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的作品是這種書寫的典型，經常在主語與受語之間插入片語或子句，反映出角色下意識或非理性的思緒。女性書寫是一種解構的語言，打消了二元對立中間的斜線，模糊了口語與書面語、秩序與渾沌、理性與非理性、主體與客體的界限。這種語言會把我們拉近真實層 (the real)，也就是回到母親的身體，回到乳房，回到和母體合一或未脫離母體的狀態。西克蘇發明了一個詞彙 white ink (白色的墨水)，來說明女性書寫和母親的身體及乳房的關連。

因此，主張女性書寫的女性主義，與其說是拉岡心理學式的女性主義，不如說是後拉岡女性主義——是既根植於拉岡而又反拉岡的。戴錦華和孟悅所主張的女性書寫，是繼承法國女性書寫的傳統，也是根植於拉岡而企圖顛覆拉岡的女性主義思維。白露引用拉岡來說明女性書寫，她對拉岡理論的分析條理分明，是我讀過的拉岡介紹中最具啟發性的。但是她引用而未及跳脫拉岡的思維模式，也未從伊莉佳蕾和西克蘇的理論切入，因此並未充分說明女性書寫顛覆拉岡傳統的企圖。

白露提到戴錦華的一篇訪問稿〈女性主義：文化立場，性別經驗與學術選擇〉，其中戴指出，由於她從小身體的特異（身高異於他人）而被視為「不正常」和不夠「女性化」，使她備受歧視。一旦接觸到女性主義，她開始理解到她的不堪經驗是社會的性別秩序所造成的，同時她也開始了解男性特質也是角色扮演或神話，因此開始對性別文化產生興趣，了解所謂「女性化」和「男性化」，完全是社會期待下的產物。這

段自白，正說明了一個女人如何由身體的經驗而覺醒，終於成為自覺自發的女性主義者。這正是女性書寫具體而微的展現：由身體經驗出發，抗拒陽具中心所建構的頑固性別界限，以陰性書寫顛覆陽具中心的理性思維。《浮出歷史地表》嘗試建構陰性書寫的系譜，包括盧隱、沅君、冰心、凌叔華、白薇、蕭紅等，都是由女性經驗企圖抗拒陽具中心「真理」的叛逆聲音。但是無論如何叛逆，這些女性始終是在男性中心的陰影下，揮之不去。就像西克蘇企圖用拉岡的語彙顛覆拉岡。孟悅和戴錦華在《浮出歷史地表》中的結論，是否正說明了女性主義的困境？「中國的婦女解放面臨的尚然是無數歷史和現實的挑戰而不是理論的設想。迄今為止，她所需要說明也能夠說明的東西，也許並非『什麼是女人』，而是男人以及男性一貫主宰的歷史……」

本書由「歷史上錯置的辭彙」概念出發，探討「婦女」、「女子」，由「女性」、「女人」等辭彙在中國女性主義發展史上所蘊含的豐富社會、政治、經濟意義，認為有關女性主體的討論，與整體解放的論述一直密不可分。無論是在殖民現代性論述或革命現代性論述之下，無論是高銛等的優生學和進化論女性主義、丁玲那一代的革命女性論、八〇年代李小江的市場經濟女性主義、或戴錦華的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都與一波波新的社會動員環環相扣。這些女性論述的歷史條件各異，所使用的語彙及符碼也大異其趣。「歷史上錯置的詞彙」概念的意義，在於協助我們解開這些符碼，探討任何歷史上錯置的詞彙，與其參照值之間複雜錯綜、難解難分的共生關係。這是一部值得一讀再讀的書，每次細讀，都可以從其中探討的各種理論議題，得到不同面向的啟發。